

叁 射天狼 终结篇

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。
青云衣兮白霓裳，举长矢兮射天狼。
诚君一诺，歃血为盟！
悲恸亦豪情！

歃血

SHAXUE

墨武
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教育出版社

叁

射天狼

SHAXUE



歃血

墨武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歃血. 3, 射天狼/墨武著. —昆明: 云南教育出版社, 2011. 6

ISBN 978-7-5415-5529-9

I. ①歃... II. ①墨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20812号

歃血 叁

墨武◎著

出版人: 李安泰

策划: 英特颂

责任编辑: 吴丽

特约编辑: 赵迪秋

责任印制: 张 旻 赵宏斌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www.yneph.com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开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张	25
字数	400千
版次	2011年7月第1版
印次	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5415-5529-9
定价	29.80元

经销电话: 021-56550055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承天/001
第二章	大祸/012
第三章	相依/022
第四章	绝路/030
第五章	赞普/039
第六章	多磨/048
第七章	变革/061
第八章	抉择/070
第九章	交锋/078
第十章	隐患/088
第十一章	杀机/099
第十二章	告老/113
第十三章	风骨/119
第十四章	断案/132
第十五章	出刀/142
第十六章	行刺/151
第十七章	暗渡/160
第十八章	常宁/169
第十九章	狼烟/177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二十章	攻守/187
第二十一章	英雄/195
第二十二章	十全/206
第二十三章	代价/218
第二十四章	目的/227
第二十五章	藤鞋/236
第二十六章	逼宫/247
第二十七章	对决/257
第二十八章	相欠/269
第二十九章	如歌/279
第三十章	敦煌/292
第三十一章	愿望/303
第三十二章	无间/312
第三十三章	魔境/324
第三十四章	突围/336
第三十五章	拜相/349
第三十六章	兵凶/361
第三十七章	破盟/371
第三十八章	约定/389

第一章 承 天

边陲风起，古城秋浓。繁霜覆盖的陵道高城处，有胡笳声声。不知哪里传来歌声阵阵，嘹亮激昂，惊碎了寒川，喧嚣了连营。有孤雁惊飞，振翼高飞在千里碧空，掠过那不再孤单的羊牧隆城。羊牧隆城的城守府内，狄青听到雁鸣歌声，抬头望了一眼，转瞬伏案公文，眉头微锁，鬓角白发有如秋晚凝霜。

泾原路大捷，收复故土，大宋边陲将士无不慷慨激昂，群情振奋，只等狄将军一声令下，众人马踏横山，再战夏军。狄青却知道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听闻消息，如今没藏悟道总领西夏横山防务，调山讹严防死守横山一线，宋军要过横山，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？泾原路告捷后，狄青不敢懈怠，积极备战防元昊反击，更是早早地将待命之士派出，打探夏军动静。

这些日子来，狄青除了安抚城中百姓，更是祭奠了战死的王珪，城内百姓早就为死去的王珪立下了衣冠冢。这羊牧隆城能够坚守数月，孤城不破，皆因王珪之死，激起军民的血性。

待到狄青祭拜之时，羊牧隆城的军士百姓，哀喜交加，哀王珪之死，更喜西北终于有了可以支撑战局的将军。不到月余，狄青已用行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无上威望。这威望，西北无人能及！此时的狄青，正看着西北边陲的地图，深思着下一步如何行动……

府外有马蹄声传来，须臾工夫，韩笑已入了府中，上前禀告道：“狄将军，羊牧隆城南的夏军悉数撤离了泾原路。三川寨前的夏军也有移兵北归的迹象……这些天来，我军斩夏军近万余，俘获盔甲战马无数……”

狄青点头道：“穷寇莫追，命我军到三川寨止，依据六盘山地势进行防御，提防夏军反击。命泾原路各堡垒的军民修缮工事，积极备战！”韩笑领命，才待退下，狄青突然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上次派往沙州的人有消息了吗？”

韩笑神色犹豫，道：“狄将军，元昊在沙州敦煌附近布防了重兵，还派了野利遇乞镇守，常人根本无法靠近那里，更不要说去打探消息了。”

狄青点点头，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让去沙州的兄弟们小心些，伺机行事就好。”等韩笑退下，狄青坐在堂中，暗自沉思。原来宋军好水川兵败后，宋廷大骇，不想西



北赐姓家奴元昊竟然两次大败泱泱大国。赵祯急召百官问计，朝堂束手无策。范仲淹上书建议破格提拔狄青前往泾原路坐镇，百官反对，认为狄青这段日子升迁过于快捷，于理不合。赵祯虽一直优柔寡断，但火烧眉毛，听闻狄青屡战屡胜，为挽回颜面，不再犹豫，立即任命狄青总领泾原路事宜，各地州县全力配合狄青的行动。

狄青接管泾原路后，却不着急大张旗鼓，只是暗中将手下七士人马调到泾原路。有滕子京、庞籍、范仲淹等人全力配合，这才从安远奋起反击，雷霆一击，一口气将夏军赶出了泾原路。这场战役，狄青谋划很久，但他知道，胜利不过是暂时的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逼得元昊再不能骚扰宋境。他在月余前已上书给赵祯，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就不知道赵祯有没有魄力实施……狄青正沉吟间，有兵士急匆匆地赶到道：“狄将军，种大人来了。”

狄青精神一振，振衣而起道：“快请。”他不等种世衡进府，已迎了出去。种世衡进来的时候，面带菜色的脸上满是兴奋，见狄青后，一挑大拇指道：“狄青，你小子行，这一仗打得漂亮。”

狄青笑笑，“任重道远呢，这不过是刚刚开始了。”留意到种世衡身后还有一人，那人京官的打扮，耳大唇厚，面容忠厚，但双眸炯炯，隐有肃然之色。

种世衡见狄青目有征询之意，介绍道：“狄青，这是朝中知制诰富弼富大人。”

富弼已拱手为礼，开门见山道：“狄将军，我奉圣上旨意，特来找你。路上遇到种大人，因此相携而来。”

狄青心中微动，暗想知制诰隶属两制，一般都是由朝中翰林学士充任，此人得圣上吩咐前来，难道说自己上书一事有了结果？忙让道：“两位大人里面请。”

眼下狄青虽总领泾原路战事，但官阶只是秦州刺史。种世衡也因功升迁，目前知环州。二人官职虽已不低，但尚在富弼之下。入堂后，狄青请富弼上坐。富弼摇摇头道：“久闻狄将军威名，一直无缘相见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狄将军有功之人，还请上座。”狄青倒有些诧异，暗想朝中文官除范仲淹、庞籍等人外，对武将均是倨傲。这个富弼竟然这般客气，实在难得。见富弼神色诚恳，狄青心系国事，不再客套。众人分宾主落座后，狄青径直道：“不知富大人这次前来，有何贵干？”

富弼微微一笑，从怀中掏出一份诏书递给了狄青道：“狄将军，请自行观看。”

狄青接过诏书，展开一览，脸有喜意道：“圣上同意我的建议了？”

富弼点点头道：“狄将军上书言事，所想和圣上不谋而合。圣上心忧西北战情，因此命我来配合狄将军的举动，前往青唐城，便宜行事。”

种世衡一直沉默无言，听到“青唐城”三字时，精神一振，脸上有分喜意。

狄青轻舒一口气，目光中已有分希冀，问道：“那富大人何时方便启程呢？”

富弼道：“军情如火，迟一刻，说不定就会有不少变数。我随时可与狄将军前往青唐城！”

狄青见富弼做事利索，没有半分文人的酸气，沉吟道：“今日已晚，不如请富大人在城中暂歇一晚，我也做些准备，明日清晨出发如何？”

富弼起身施礼道：“那这一路……有劳将军了。”

狄青回礼笑道：“本分之事，富大人太过客气了。”他命人送富弼前往府邸安歇，回转后，种世衡开口问道：“狄青，圣上真的同意联合吐蕃，共击元昊吗？”

狄青缓缓点头，沉吟道：“前段日子，范公、庞大人以及你我均觉得要遏制元昊的攻势，只凭大宋眼下的兵力难能做到。若能联合吐蕃人两路夹击西夏，让元昊首尾难顾，可以杀其锐气。圣上终于同意我等的建议，这次派富大人出使青唐城，去见唃廝囉，说服他们联手出兵，圣上又命我保护富大人，相机行事。老种，若真能说服吐蕃人出兵，到时候我军进攻西夏的银、洪、宥州，吐蕃人进攻西夏的瓜、沙、凉州。若能成行，无疑等同斩断元昊的双臂，再要击败元昊，事半功倍……”

狄青神色已有兴奋，他等待多年，就在等待这个机会。

种世衡一旁撇撇嘴，泼冷水道：“你莫要想得太好了，能不能说服唃廝囉出兵是个问题。说服他们出兵，能不能真如你说的那样，更是个问题。藏人神秘难以捉摸，我甚至怀疑，你去那里，能不能见到唃廝囉，能不能活着回来……”

狄青见种世衡双眉紧锁，嘿然一笑，“老种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命硬，这些年来，老天都不收我……这次也收不去的。”

种世衡凝望那霜尘满面的汉子，良久才道：“狄青，我有句话想问你……你联合吐蕃要抢沙州、瓜州两地，是为了大宋呢……还是为了别的？”

狄青蓦地沉默下来。

种世衡扭过头去，喃喃道：“赵明虽把地点画了出来，但那里已山崩，地形全改，从原路肯定进不去了。夏军对那附近看守得紧，我们无法接近香巴拉……这么说，如果能和吐蕃人合伙抢回沙州，再入香巴拉就方便很多了。”

狄青突然道：“老种，你看着我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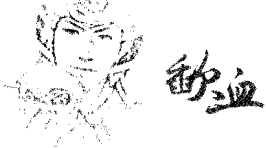
种世衡微愕，抬头望向狄青，只见狄青双眸闪亮，目光诚恳。狄青上前一步，沉声道：“老种，我是想去香巴拉，我做梦都想。但这些年来，我知道……很多事情，不是想做就能做的。你、郭大哥、叶捕头，还有太多太多的人一直在为我的事情奔走，我很感激你们。我也想告诉你一句话……”狄青顿了下，一字字道，“你相信我。我会以国事为重！”

种世衡盯着狄青，半晌才道：“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不信我。狄青，你答应过我，全力作战，为西北百姓而战，你做到了。可是我……我辜负了你的信任，我这么久都没有帮你查出个究竟……我问心有愧呀！”

老汉眼圈有些发红，神色满是歉然，捂住了嘴，忍不住地咳。

狄青反倒笑了，轻轻拍拍种世衡的肩头，“当年先帝穷一国之力，都没有找到香巴拉，你应承下这天大的难事，我就占了你的便宜。老种，一切由命，你不用着急。只要我们攻下沙州，一切事情……自然水到渠成。”他如此安慰种世衡，但究竟能否打下沙州，其实他心里也没底。

种世衡不由笑叹道：“唉……老汉一大把的年纪了，反倒要你来安慰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你去青唐要小心。希望你能顺利说服唃廝囉出兵，取了沙州。到时候我们平了西夏，你扬名天下，我也不用再跑来跑去，可以安心做买卖……发大财……”



种世衡神色中满是憧憬，狄青微微一笑，喃喃道：“我其实并不要扬名天下的……”

“那你要什么？”种世衡脱口问道。突然醒悟到什么，住口不语。

狄青并没有回答，只是扭头望向堂外。堂外已暮色，一秋寒色倚望关山。不知哪里胡笳悠悠，勾起天边残月……残月清辉，清淡地落在堂前，有如洒下一地的霜愁。

狄青望着残月孤霜，神色瑟瑟，心中只道：“我狄青不要天下，只要羽裳！”

种世衡望着那如刀削、似岩铸的面庞，眼圈忍不住地发红，用衣袖揩揩眼角，喃喃道：“傻小子……”

天明时分，韩笑早已准备妥当。狄青只带了韩笑等几个手下，与富弼出了羊牧隆城，一路奔西而行。

狄青、富弼肩负重任，奉天子之令，悄然出使藏边，要说服唃廝囉与宋军联合出兵，攻打西夏！

如今天下数分，当以契丹、大宋、西夏最强。

不过吐蕃唃廝囉近些年来异军突起，力量已绝对不容忽视。

当年元昊打高昌、击回鹘的时候，本想趁势将吐蕃地域划入版图，不想遭遇唃廝囉的强烈抵挡。元昊势强，但唃廝囉坐镇青唐城，坚壁清野，凭十万信徒驻兵宗哥河畔，与元昊鏖战近一年的时间，半步不退。元昊粮草不济时，军心动摇，被唃廝囉以逸待劳地反杀，结果导致宗哥河大败。

宗哥河一役，可说是元昊生平少有的惨败。自此后，夏军再也不敢饮马宗哥河，唃廝囉也凭此一役奠定在吐蕃的至高地位。

但随后唃廝囉族内叛乱，归义军曹贤顺投靠了元昊。元昊收瓜州、沙州等地，进一步扩张势力。而唃廝囉平叛之际，无力抢夺瓜州、沙州两地，只能和元昊僵持不下。眼下唃廝囉控地东近宋之秦州、北临西夏、西过青海、南界蛮夷，是西南最强盛的一股势力。狄青想到这里，已过陇西狄道。

古道长天，萧萧落落。汉家陵道，胡沙飞扬……

富弼一路行来，倒是很少说话，入了狄道后，突然道：“狄将军可知道狄道的往事吗？”

狄青摇摇头，有些汗颜道：“我少知书……”

富弼微微一笑，“我听范公说，狄将军少读书，会用兵。其实西北征战，会用兵是要紧的事情，书读得少算不了大事，以后多读读就好，兵用得不好，可是要人命的事情。”

狄青见富弼态度谦和，感兴趣地问道：“富大人好像和范公关系不差？”

富弼感慨道：“和范公或许有关系不好之人，但很少是因为私怨。当年我郁郁不得志时，还幸得范公举荐，这才有今日的荣耀。说起来，范公也算是我的恩师了。”

狄青从种世衡口中得知，富弼本来是朝中重臣晏殊的女婿，不想还和范仲淹有过瓜葛。心中暗想，能得范公举荐之人，绝对差不了了。



富弼远望碧天沙尘，说道：“狄道本李唐故地，端是出了不少英雄豪杰。除去大唐开国皇帝李渊不说，想汉时，就曾出过飞将军李广。飞将军功绩难以胜数，命运多磨……但只凭后人‘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’一句，就可名垂千古！”

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！

龙城飞将李广，横刀立马，弯弓杀强，终究让胡人不敢小窥中原！

狄青听及这两句之时，也是热血激荡，可他不知道富弼为何会有此感慨，难道因为汉道蒙胡尘之故？

富弼转望狄青，诚恳道：“狄将军，自古‘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’，诚为憾事。有才有能之人不得志也是常事。范公多次感慨，说狄将军定能成为一代名将，但受制于祖宗家法，一直难以人尽其才……我等每念于此，均是心中难安。”

狄青笑道：“我能从行伍之身到今日的地位，已是侥幸。富大人过奖了。”

富弼摇头道：“狄将军能有今日的地位，是凭军功而起，怎能说是侥幸？狄将军，范公与我等均对你抱有厚望，只盼你能和飞将军一样，立马横刀，平定西北，令胡人不敢搅乱中原，还天下安定。我等当竭尽全力助你成事，也盼你莫要妄自菲薄。如今天子振作，要谋国兴，正是你我天下尽力的大好机会。”

狄青见富弼神色真挚，半晌才道：“狄某当竭尽全力，不负天下之望。”

富弼露出欣慰的笑，换了话题道：“夏人数次挑衅，天子震怒，这才一力主战。但听说前些年，唃廝囉本派不空到京城，请太后出兵共击元昊……”

狄青想起不空，随即又想到郭遵等人，神色唏嘘。他后来从叶知秋口中得知，不空还曾向太后索要过五龙……

富弼惋惜道：“那时本是消灭元昊的大好机会，可惜当初太后无心西北，终致事不成行。这次我肩负重任，要说服唃廝囉出兵，但究竟能否成行，心中并无把握。不知狄将军……可有什么建议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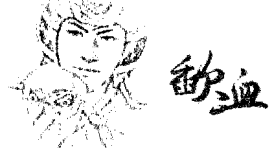
狄青犹豫片刻，说道：“富大人，想当年毕竟是太后做主，与他人无关。如今太后已仙逝，往事想必也就淡了。”他的言下之意就是，就算当年唃廝囉被宋廷拒绝，也与赵祯无关，“再说……藏人、夏人交恶多年，积怨由来已久。据我所知，唃廝囉一直……有意瓜、沙两州之地，如今有机会上门，应该不会错过了。”

富弼点点头道：“狄将军所言很有道理。”心中暗想，狄青虽是武人，但颇有见解，所想倒与我不谋而合了。他伊始是因为赵祯、范仲淹提及，才对狄青心有好感，今日一番言论，倒让富弼对狄青的见识另眼相看。

如今宋、夏交兵，生意断绝。行商之人多是从秦州出发，经狄道、奔青唐城，或和藏人，或和西域商贾进行生意交往，因此一路上商贾如织，颇为热闹。

因有韩笑随行，狄青不用过多费心，带富弼取道向西。这一日秋日正悬，远处青山蜿蜒，大河如带，目光尽处出现了一座大城。

韩笑不等狄青询问，已道：“狄将军，那条河就是宗哥河，前方的城池叫做宗哥城，是吐蕃人的枢纽要地，亦是经商之所。过宗哥城再赶一天的路程，就能到青唐城



了。”

狄青抬头望天，建议道：“富大人，天色已晚，我们今日稍微歇息下，明日再出发如何？”

富弼虽是心急，但毕竟是文人，从京城远赴边陲，再入吐蕃境内，很是疲惫。听狄青这般提议，知道狄青是为他着想，担心他身子吃不消，心中感激，当下应允。

这次出使吐蕃，因是秘密行事，狄青也不张扬，让韩笑在城中找了间客栈。客栈简陋，三教九流混居。客栈中满是刺鼻的气味，能喝的东西只有两样——黑如墨汁的酥油茶和呛鼻辛辣的青稞酒。狄青初次来到藏人的居住地，第一次喝酥油茶。茶一入口的时候，几乎吐了出来。那茶浓腻如油，不知是甜是咸，极有异味。反倒是富弼坦然自若，一口口地将酥油茶喝了下去。狄青有些诧异，问道：“富大人，你喝过这东西吗？”

富弼摇摇头，含笑道：“入乡随俗，既然没有选择，就要适应，这些算不了什么。其实我也苦过，不过呢……终究没有范公苦。”

狄青奇怪道：“范大人怎么苦了？”

富弼端着茶碗，回忆道：“听人说，范公前往应天府求学时，过得极为贫寒，整日熬粥充饥。天冷之时，将冻粥划为四块，早晚各食两块……”

狄青记得郭遵曾对他讲过此事，回忆前尘，念及郭遵，心有伤感。

富弼又道：“我自觉不如范公，但尽力向他看齐，若是这点苦都吃不得，那真的不要来藏边了。酥油茶虽有异味，但对强壮身体很有帮助的。藏边苦寒，因少菜蔬，藏人才从茶叶中汲取养分，强身健体。若是狄将军一人，此刻只怕早就见到了唢呐，我拖累了你们的行程，还指望这酥油茶帮帮我呢！”

狄青见富弼感慨中带着倔强刚毅，心下敬佩，点头道：“若朝中均如富大人这般想，我朝何愁不兴呢？”话题一转，笑道：“不过我倒还是想喝些酒了，富大人，我先出去看看……”

狄青出了住所，到了客栈的大堂，冲鼻而来的就是奶茶、香烛和烈酒掺杂的气味。狄青寻个僻静的角落坐下，叫了烈酒和羊肉，望着门口的方向。

每到一处，狄青均习惯坐等韩笑的消息。天色已黑，堂外燃起篝火，噼啪作响。火光明耀下，众人呼喝拼酒，堂中嘈杂非常。狄青见状，想起当年兄弟们喝酒的情形，神色萧索。突闻门前有脚步声响起，狄青抬头望过去，见到韩笑走过来，突然神色微变。

韩笑正待向狄青说些什么，见狄青表情奇怪，不由道：“狄……大哥，什么事？”他不显身份，就和狄青以兄弟相称。

狄青霍然起身，低声道：“等等。”他身形一闪，已到了客栈外。客栈外正有两人经过，见狄青鬼一般出现，吓了一跳，退后了两步。

狄青一瞥之间，见那两人一是书生的打扮，另外一个人更像是个书童，无心理会，向客栈右方望去。只见到长街寂寂，有火光闪耀，路的尽头，并没有人迹。狄青眉头紧锁，又向那方向走了半晌，终究没有收获，心中奇怪想到，是他吗？怎么是

他？他怎么会走得那么快？难道说……他发现了，所以避而不见？

狄青正沉吟间，韩笑已赶过来道：“狄大哥，怎么了？”狄青低声道：“我看到一个人，好像是叶喜孙。”

原来狄青方才见门口有一人经过，那人身形潇洒如雁，依稀好像认识。又见那人侧脸神色孤高，斜眉入鬓，陡然间想到，这人像是叶喜孙！狄青曾两见叶喜孙，一直捉摸不透此人的来历。后来因叶喜孙涉嫌杀了曹贤英，取了香巴拉的地图，狄青又请种世衡多加留意此人。可从那以后，叶喜孙鸿飞渺渺，再没有了踪影，不想狄青几乎要忘记此人的时候，他又蓦地出现。叶喜孙怎么会来藏边呢？

韩笑也知道叶喜孙，闻言诧异道：“他怎么会来这里？”很快发现问的问题不会有答案，韩笑改口道：“要不要我派人四处打探一下呢？”

狄青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眼下不宜节外生枝。叶喜孙这人武功很高明，敌我不明……这样吧，你派手下留意这人的动静，若见到他后，就说我找他，莫要动手。明日我们就要启程，若寻不到，就不要在此事上耽搁了。”

韩笑点头，急匆匆地离去传令。狄青回到客栈后，见自己坐的桌子旁多了两人。那两人就是狄青在客栈外所见的书生和书童。

二人都在盯着狄青，眼中都有分讶然，书童低声道：“公子，他好像……”

那书生容颜清秀，举止雍容，见狄青走过来，用眼神示意书童莫要多话，起身施礼道：“兄台请了。”

狄青皱了下眉头，不知道那书童说他好像什么，也不解这公子的来意，回礼道：“阁下找我有事吗？”

那书生微笑道：“兄台好像是宋人？”

狄青神色微有不耐，坐下来道：“是又如何？”他心中微动，又打量一下那书生，暗想这书生这么问，难道他不是宋人？可见他容颜谈吐，又不像藏人和党项人。

那书生笑道：“在下久仰大宋文化，听说大宋人杰地灵、卧虎藏龙，本还有不信，今日见兄台英姿勃勃，龙行虎步，这才信传言不虚。”见狄青皱着眉，那书生立即道：“在下段思廉，大理人。”

狄青没听过段思廉的名字，但见此人颇为爽朗，倒不好一直黑着脸，问道：“段兄找我何事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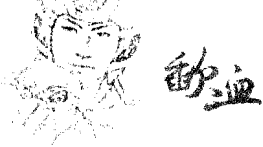
段思廉试探道：“不知兄台高姓大名？”

狄青这次入藏边，为防另起波折，如以前般抹黑了脸，掩去了刺青。见段思廉询问，不想说出身份，淡淡道：“你我相逢有如萍聚，转瞬擦肩再也不见，知不知道名字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段思廉碰了个软钉子，神色讪讪，又问：“兄台可是前往青唐城吗？”

狄青心头一震，神色不变道：“段兄为何这么问呢？”他留意到段思廉眼中闪过分振奋，甚至还有分诡异，心中警惕。

段思廉低头半晌，才道：“再过几天，青唐城就有三年一次的承天祭，可说是这方圆千里的盛事，不少人千里迢迢来观看此祭，我以为兄台也是为此事而来的呢！”



狄青不知道什么是承天祭，对承天祭也没什么兴趣，摇摇头道：“我并非为承天祭而来。在下还有他事，告辞了。”他起身回转厢房，走前听那书童低声道：“公子，这人识好歹，你何必理他？”又听那段思廉道：“高人行事，自有怪异之处，你莫要多嘴。”

狄青暗自好笑，心道自己算什么高人，这个段思廉可看走眼了。他留意到段思廉的神色中隐有忧意，不过不想多管闲事。

第二日清晨，狄青收到韩笑的消息，并没有找到叶喜孙。狄青虽有些失望，但在意料之中，暗想叶喜孙神出鬼没，要想找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狄青不再理会叶喜孙，和富弼再次启程，直奔青唐城。

日落西山之际，斜阳掩映下，青唐城已在眼前。青唐古城巍峨耸立，雄踞西南，眼下为藏边百姓心目中的圣地，规模恢弘，远胜藏边的其余城池。众人入了城，见城内寺庙林立，行人如织，虽没有汴京的繁华奢靡，但若论庄严肃穆，远胜汴京。

吐蕃人信佛，城中之屋，可说是佛舍居半，到处可见寺院、僧人、碑碣和佛阁。空气中，都氤氲着香烛的气味。有风吹过，四处传来铜钹钟鼓之声，梵唱之声有如天籁清音……人一到此，忍不住收心敛性，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出。

狄青等人到了城中，也是不由小心翼翼。富弼见天色已晚，微皱了下眉头，说道：“听闻唵厮啰有个习惯，夜间不会见客。我们身为大宋使臣，虽是遵天子之令，秘密行事，但要见唵厮啰，还是要正大光明，不如明日清晨正式去见他好了。”

狄青不知这些礼仪，但尊重富弼的建议，当下命韩笑去找客栈休息一晚。韩笑早派人准备妥当，回来后笑道：“好在我们几天前就预订了房间，不然这时候要找住的地方，可真不容易。”

富弼奇怪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韩笑解释道：“青唐城今晚就要举行三年一次的承天祭，典礼庄严，附近有很多百姓赶来观礼。有回鹘、高昌、大理……甚至西域的商贾也赶了过来。”

狄青忍不住问道：“什么是承天祭呢？”他听段思廉说过这件事，只是未曾放在心上。

韩笑解释道：“唵厮啰前几年平定内乱后，每隔三年就要进行一次和天神的交流，就叫承天祭，目的应该是祈祷天神给藏人降福。唵厮啰是赞普，又是佛子，他为百姓祈福，听说很灵验呢！这几年来藏边一直风调雨顺，藏人都说是唵厮啰的功劳。”

吐蕃语中，赞是雄强之意，普意为男子，在藏边，只有吐蕃帝王才有这般的称号。富弼知道唵厮啰在藏边有极高的威信，见狄青神色古怪，怕狄青对唵厮啰出口不逊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，笑道：“入乡随俗，他们的习惯，我们就算不认可，但也要遵从。狄将军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狄青听出富弼言下的劝告之意，点点头，请富弼先回去休息，他却找了家酒肆，向韩笑详细询问承天祭的事情。

狄青对承天祭本没有兴趣，但这些年遇到的奇异事情多了，听韩笑说唵厮啰能与

天神沟通，倒是大有兴趣，暗想唵厮啰若真有这种神通，倒不妨问问他香巴拉一事。不过韩笑对承天祭知道得也是有限，见狄青蛮有兴趣，立即出去打探消息，让狄青在酒肆等候。

天色已晚，可青唐城四处篝火熊熊，亮如白昼。藏人、羌人、西域人、汉人甚至还有契丹人在城中穿梭不停，低声议论，说的都是承天祭的事情，但内容乏善可陈。狄青正沉吟间，听门口有人道：“公子，承天祭在子时开始，还有几个时辰，我们不妨先用些饭吧？”

狄青听声音依稀熟悉，扭头望过去，见到一人向他的方向走过来，正是那个大理人段思廉。段思廉见到狄青，脸有喜色，急步走过来道：“兄台，又见面了。看来你我非浮萍相聚，而是有缘之人了。”见狄青皱眉不语，段思廉厚着脸皮道：“兄台……相请不如偶遇，这顿饭，我请了。”说罢坐了下来。

狄青不解这人为何对自己很有兴趣，才待起身离去，突然想起一事，微笑道：“上次听段兄特意为承天祭而来，却不知段兄能否说说承天祭到底是什么？”

段思廉见狄青终于肯和他交谈，神色很是兴奋，四下望了一眼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兄台问我可是问对人了，这事旁人不过知晓皮毛，我却知道究竟。”

狄青心中微动，提起酒壶为段思廉满了杯酒，微笑道：“在下愿闻其详。”

段思廉喝了酒，也不推搪，低声道：“我听说承天祭事关吐蕃国运。当年赞普年幼时，曾受论逋温逋奇控制，这件事兄台知道吧？”

狄青知道论逋是藏语，是吐蕃国相的意思，权位相当于大宋两府中人。

当年吐蕃国相温逋奇欺唵厮啰年幼，虽拥护唵厮啰，但一直将大权独揽，甚至囚禁了唵厮啰，想要废唵厮啰自立为王。不过唵厮啰竟能逃出囚牢，到藏人群臣中只说了八个字，“我是赞普，为我平乱！”就这简简单单八个字，就让吐蕃群臣军民愤然而起，杀了温逋奇，重立唵厮啰为王，唵厮啰在藏边的影响力可见一斑。

这件事极具传奇色彩，狄青这些天也在了解藏边的往事，是以知晓。

段思廉见狄青点头，轻声道：“佛子当年被囚，曾立下誓言，说只要能平乱，必定三年一次以血祭天，为藏民祈福。他不是用别人的血，而是用自己的血！他舍身为藏人祈福，因此在藏边十分受人爱戴。”

狄青有些震撼唵厮啰的所为，又问道：“还有其他关于承天祭的消息吗？”

段思廉犹豫了一下才道：“我知道的就这些了。”

狄青觉得段思廉好像还隐藏着什么没有说，才待再问，忽然扭头向一旁望过去。

就在那一刹那，他察觉到有人在留意他。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，那也是一种身经百战养成的警觉！狄青依仗这感觉，已躲过多次的危机，但这次警觉，却和以往有些不同。具体有什么不同，他一时间又难以言明。

他扭头望过去，心中微震，然后他就见到了一双眼……

恍惚中，狄青见到的不过是一个寻常普通的人。那人衣着再普通不过，坐在那里，泯然如众人；可那人却又绝不寻常，只因为那人的一双眼。那是一双如凝聚三生情缘、三千痴缠的眼，那也是一双洞彻世情、锐利无双的眼。那人见狄青望过来，并



不移开目光，只是那平凡的脸上，突然泛出一道光辉。狄青见到那道光辉，陡然内心震颤，忍不住地脸色苍白，闷哼了一声！

段思廉抬头望见狄青脸色不对，只以为狄青有事，低声叫道：“兄台？”

狄青一震，霍然站起，茫然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再向一旁望去，见到那桌旁，已空无一人，不由吃了一惊，额头已显汗水。原来他方才一眼望去，转瞬间就坠入了恍惚迷离中。那种感觉，如入梦中。而梦中刹那，他见到有白影从眼前坠落……

那是他今世难忘的噩梦！他怎么会突然产生那种古怪的幻觉？难道是因为方才那人的一双眼？

狄青见段思廉满是困惑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问道：“段兄，你看到坐在那桌旁的人了吗？”

段思廉扭头望过去，迷惑道：“刚才那桌有人吗？哦……我记起来了，好像坐着一个人，不过那人没什么特别之处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狄青已松开他的手，闪身出了酒肆，冲到长街之上。

古道长街，篝火繁乱。

无尽灯火阑珊处，人来人往，红尘反复，但狄青想见到的人，却终究没有出现。狄青冷汗如雨，心中知道，他很难找到那人。因为那人实在太过平凡，平凡得到了人群中，就会消失不见。那人究竟是谁？一双眼恁地有这般的魔力？

狄青正在张望，就听到古城中，有铜钹相击之声，那声响极巨，震颤天地。青唐城火本燃，夜正喧，但那一声巨响后，整个城池都清宁了下来。紧接着有梵唱随风传来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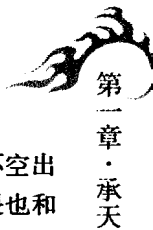
天地间，只余梵唱清音，再无其他杂音杂念。从青唐宫城的方向，行来了一队番僧，个个穿着黄色的僧衣，手持巨钹，火光照耀下，僧衣金光闪闪。那震耳欲聋的响声，想必是他们手上的巨钹击出。路上的行人见到了那队番僧，纷纷退到路旁，跪下施礼。那队番僧之后，又是一队番僧，身着青色僧衣，双手结印，嘴唇嚅嚅而动，梵唱声声叠加在一起，洗涤着天地。

青衣番僧之后，缓步踱来一枯瘦的僧人。那僧人脸上皱纹如刻，容颜苍老，神色中总有种沉思之意，可又像世间红尘凌乱也无法纷扰他的心思。那僧人垂眉闭目，就那么走了过去……空气中满是梵音轻唱，庄严肃穆。狄青一时间也忘了方才发生的事情，等所有的番僧过去后，狄青这才低吁了一口气。

段思廉快步走过来，拉了狄青衣袖一把，低声道：“快去抢位置，不然就看不到承天祭了。”狄青本无意去观承天祭，但身在青唐，被这里的肃穆玄秘所吸引，不由自主地和段思廉追随那些番僧而去。众人如潮，但又极为安静地跟随在那些番僧的身后不远。

狄青忍不住问道：“段兄，方才那位有些苍老的僧人是谁？难道是佛子吗？要去哪里抢位置？”

段思廉摇头道：“那人不是佛子，是佛子手下的高僧善无畏。承天祭在青唐城第一寺承天寺举行，要早些去，晚了就没有位置了。”



狄青这才想起喃喃手下原有三大僧人，分别是不空、金刚印和善无畏。不空出现在汴京后，就一直没有消息，而金刚印被元昊射杀在兴庆府。他本以为善无畏也和不空、金刚印仿佛，却不想竟是这般模样。

众人已到一寺院前。那寺院远没有汴京大相国寺的繁华，但极为空旷广漠。百姓随番僧鱼贯而入，不待吩咐，已依次在院中跪好，神色虔诚。

狄青本以为来得早，可入寺后，才发现寺中早如蝼蚁般跪满了形形色色的人。

空旷的寺院周围，点着难以尽数的巨型火把，火光在风中闪烁，带着神秘的气息。主殿前，搭建着一个木制高台，色泽红如血，诡异而又肃穆。而那苍老沉思的僧人，也就是善无畏，正坐在高台正中，双手结印，嘴唇蠕动……

善无畏身边，只有一盏青铜佛灯，散发着幽幽的光芒，照得善无畏脸色阴晴不定。梵唱不停，在夜幕中传来，让承天寺中满是诡异可怖的气息。或许正因为这种气息，才将所有人的心神慑服，使人忘记自我。

狄青跪在人群中，听着梵音，心绪慢慢平静，可萦绕在脑海中的几个问题一直挥之不去：承天祭到底是不是能通神？方才见到的那个平凡人又是谁？

不知过了多久，狄青突然有所察觉，向一旁望过去。见韩笑不知什么时候，也夹杂在人群中，正向他的方向悄然张望，好像想说什么。本来以狄青的直觉，早就能发现韩笑，可这段时间内，他脑海中那道坠落的白影时隐时现，让他难免心神不宁。

韩笑手指屈伸，向狄青传达了一个消息，“已找到了叶喜孙！”

十士间有种手语，就是为了不便说话时交流。如此环境，韩笑当然不敢造次，甚至不能移动，只能靠手势传达心意。

狄青得知找到了叶喜孙，又惊又喜。但他不能出声，亦不能移动。心思转念间，悄然地手扶肩头，手指屈伸，告诉韩笑等承天祭结束后就出去。

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见叶喜孙，但此情此景，他怎能起身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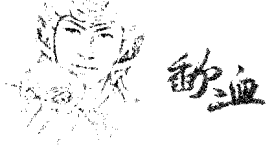
承天祭还没有开始，到底什么时候结束，狄青也是不知。正焦灼时，只听铜钹巨响，万籁俱静。高台左手处，无声无息推来了一辆大车。

狄青抬头望去，见车上站有一人，白衣胜雪，黑发如墨。他只能见到那人的背影，只见那人长发飘飘，竟是个女子。众人均是脸有诧异，不明白在这神圣的时刻，为何会有个女子前来。段思廉也满是惊奇，突然瞥见狄青一直盯着那女子，身躯微颤，不解狄青为何会这般激动。狄青见到那女子出现时，就有依稀熟悉的感觉。因为那女子不妖艳、不妩媚，只有平静如水。陡然间，狄青瞥见那女子腰间蓝色的丝带，心中震撼。

丝带蓝如海，洁净如天，勾起那曾经流逝的记忆……

狄青虽未见到那女子的正面，但感觉和那女子依稀相识。还有哪个女子会在这种情形下依旧波澜不惊，就算面对佛子手下的神僧亦是坦然自若？

那女子竟像是飞雪！



第二章 大 祸

狄青正错愕时，那女子从车上到了高台，行到了善无畏的身前。台下众人神色各异，但还能保持肃然。善无畏一直都是闭目念经，等那女子到了面前，终于睁开了眼睛，望着那女子道：“你可准备好了？”

那女子话也不说，只是点点头，盘膝在善无畏身旁坐下。

她一转身，狄青就见到那黑白分明、有如水墨丹青的眼。不出狄青所料，那女子正是飞雪。

飞雪为何到了藏边的承天寺？她有什么资格坐在善无畏的身边？

众人都露出惊奇之意，要知道承天祭本是极为肃然之事，根本不可能让女子参与，飞雪为何可以坐在高台之上？众人虽不解，但善无畏既然不反对，就没有人敢提出质疑。

空旷宏大的寺院内，梵唱之声渐渐低沉森然，那青铜灯在风中忽明忽灭，闪着幽冷的光芒。狄青一时间被飞雪吸引，甚至暂忘了叶喜孙的事情。

不知许久，善无畏双眼陡然睁开，低喝道：“时辰已到，佛子请出。”那声音沉喝，甚为低沉有力，有如在众人耳边响起。

话音才落，只见祭台上，陡然大放光芒。那道光芒绚烂华丽，来得极为突然，刹那间笼罩了整个血色的祭台。跪伏的信徒见状，有的振奋，有的畏惧，有的忍不住地欢呼……光华散尽之时，一人带着光辉已立在祭台之上，众人静肃，再无半分声息。

就算是狄青，都忍不住向唵厮啰望去。他听过唵厮啰太多传说，也知道唵厮啰声名虽隆，但一直没有人能描述出唵厮啰长得什么样子。当初狄青前来藏边之时，就向韩笑询问过唵厮啰的容貌，不想就算万事通的韩笑，也不能描绘唵厮啰的外貌。韩笑只是说，他也没有见过唵厮啰，多方打听下，发现一千个藏人，对唵厮啰竟有一千种描述。

狄青今日终于见到了唵厮啰。他突然发现，就算唵厮啰站在他的面前，他竟也无法描述唵厮啰的外貌。

唵厮啰好像是金色的……

他身着黄衣，浑身上下金光闪闪，就算青铜色的油灯照在他身上，都不能改变他